



## 打開世界

2003年，明尼蘇達州白熊湖扶輪社的葛雷格·巴茲 Greg Bartz 接到了他認識的扶輪社的電話。「他需要人把一些俄羅斯人載到聯邦法院，」巴茲回憶道。

巴茲帶著由5名俄羅斯法官和1名翻譯組成的代表團前往明尼亞波利斯的法院，在那裡他們參加了會議，與美國法官進行了交談，並瞭解了美國司法制度的運作方式。該小組總共花了5天時間在該地區到處拜訪州和郡法院。他們此行是打開世界 (Open World) 計畫的一部分，該計畫由當時的國會圖書館館長詹姆斯·比林頓 James Billington 於1999年創立。

扶輪社打開世界計畫幹部娜塔莉雅·昆澤 Natalia Kunzer 說，蘇聯解體後，比林頓「感到年輕的俄羅斯領導人如果能認識美國同行，並看到自由市場和民主是如何運作的，將可從中受益。」他把扶輪視為實現他的願景的關鍵夥

伴。他徵求該組織來協助在美國管理該計畫，由全國各地的扶輪社辦理訪問事宜和接待代表團。

昆澤說：「打開世界是扶輪保守最嚴格的秘密。」他還補充說，許多人從未聽說過該計畫。「這是不尋常的，因為國際扶輪是一個受獎助者組織，它不是獎助者。我們收到獎助金來資助該計畫並核銷扶輪社的參與費用。」

自20年前成立打開世界領導中心作為國會機構以來，該計畫已經邀請了來自亞塞拜然、喬治亞、哈薩克、俄羅斯和烏茲別克等地的代表們到美國。美國280個城市的扶輪社已經接待了該計畫超過29,000名代表當中的近4,000名。

代表團通常在美國停留10天，頭兩天在華盛頓特區。在地主城市，他們參與與特定領域相關的節目，但也預留時間進行旅遊和文化活動。交換訪問的目的是知識的交流；去年有31個代表團學習

了包括能源效率、婦女參政、小兒創傷、鄉村旅遊、智慧城市和流域管理等主題。比林頓的最初願景集中在三個主要領域：負責的政府、社會和衛生問題以及特殊教育，這些仍然是當今計畫的核心。

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扶輪社已開始透過推薦代表參加。10年來，白熊湖扶輪社與俄羅斯克拉斯諾亞爾斯克-葉尼塞 (Krasnoyarsk-Yenisei) 扶輪社合作，建立了打開世界計畫以外的合作關係，包括明尼蘇達大學和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師範大學。這也導致了持久的友誼。「在我的扶輪社，我有一份等待參加的名單，」巴茲說。「我的扶輪社喜歡接待。現在我們在俄羅斯有非常要好的朋友。從我的角度來看，這改變了人們的生活，而且非常令人滿意。」

巴茲親眼目睹了這種交換訪問的具體成果。「在白熊湖高中，他們有一個可以讓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可以製作賀卡



對代表們而言，打開世界計畫強調教育，但也有娛樂的時間。來自明尼蘇達州白熊湖專注於音樂治療法的2019年專案的代表們享受了聖保羅和明尼亞波利斯之旅。2012年代表團（右）會見了參加2012年殘奧會北歐滑雪世界盃的運動員們。

的教室，」他說。「他們製作了浮雕郵票和裝飾品。他們做這些賀卡來賣。我在俄羅斯參觀過一所學校，他們現在正在這樣做。」

據昆澤說，這正是扶輪所追求的那種合作。「我們想要在扶輪社之間建立一種關係，」她說。「這是一個使其他國家的扶輪社參與的黃金機會。」

另一個利用這一機會的扶輪社是堪薩斯州溫菲爾德(Winfield)扶輪社，該社於2016年和2018年接待了由俄羅斯新西伯利亞——倡議(Novosibirsk-Initiative)扶輪社提名的代表團。這些交換聚焦在替代能源和幫助視障兒童。「在參加打開世界計畫之前，我們必須提議一個專案，」來自新西伯利亞的扶輪社員眼科外科醫生葉卡特琳娜·塔什利科娃 Ekaterina Tashlykova 說。新西伯利亞倡議扶輪社提議在當地幼兒園為視障兒童興建「感官室」。因此，在2015

年，她和其他5位代表前往密蘇里州研究美國學校和職場如何興建此類感官室。回到俄羅斯後，他們用新的窗戶和新油漆翻新了幼兒園的一個教室，並為孩子們安排了一系列活動。「現在，學生們可以透過玩沙來進行沙療法。他們可以聽音樂。他們畫畫並觸摸不同的材料。我們為感官設備準備了一個特殊的空間，」她說。

第二年，扶輪社派出一個小組研究替代能源，以期建造一個智慧的「生態之家」，該社仍在為此籌集資金。最近，有一個小組來到美國研究早產兒視網膜病，這種眼疾影響了一些早產兒。新西伯利亞市臨床產期前後中心有一個早期檢測設施需要更新。在美國，代表團參觀了位於威奇托 Wichita 的韋斯利 Wesley 醫療中心新生兒重症加護病房、聽取了有關遠程醫療的簡報、聽取了眼科醫生的演講、還參觀了幫助盲人和視障人士的組織展望 Envision。

返回俄羅斯後，他們重組了醫療中心的早期檢查室，增加了一種新的療法——一種有助於防止視網膜進一步退化的宮內注射——並改進了篩檢和治療方法。「參觀打開世界之後，我有了很多想法，」塔什利科娃 Tashlykova 說。「我想與其他人分享我的知識。我想其他代表也有同樣的感覺。對於有志於建功立業的人來說，這是一個大好機會。」

對於那些參加打開世界的人來說，人際關係通常與專業人士一樣重要。「我不想太浮誇，」巴茲說，「但我在尋求世界和平。那要怎麼做？一次幫一個人。這是扶輪給我們的：有機會與居住在其他地方、說另一種語言，並且可能看起來不同的人建立關係。但最終我們都是一樣的。扶輪是我們之間的連接器，這實在太棒了。」

撰文：Frank Bures